

- 大师的由来
-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
- 兔子专吃窝边草



- 不爱书与沙文化
- 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
- 飞鸟各投林



- 假酒与螃蟹
- 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
-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
- 薄情郎遭遇霸王花

马 净
著

大师的江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大师的江湖

马 诤
·····
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师的江湖 / 马净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039-6575-3

I. ①大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14632号

大师的江湖

著 者 马 净

责任编辑 董良敏

书籍设计 赵 矗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(100700)

网 址 www.caaph.com

电子邮箱 s@caaph.com
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(010) 84057696-84057699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(010) 84057690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.75

字 数 288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6575-3

定 价 48.00元

目 录

- 引 子 / 001
- 1.大师的由来 / 004
- 2.大师的恋爱 / 012
- 3.翡翠扳指儿 / 023
- 4.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/ 035
- 5.我也是受害者 / 042
- 6.刘大师勇赴“鸿门宴” / 051
- 7.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 / 061
- 8.兔子专吃窝边草 / 072
- 9.美人如花隔云端 / 087
- 10.假酒与螃蟹 / 100
- 11.高大记者无事生非 / 109
- 12.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 / 116
- 13.清官难断家务事 / 125
- 14.红颜祸水 / 131
- 15.好女孩，坏女孩 / 147
- 16.周大师劈腿 / 160

- 17.少男少女 / 170
- 18.胡总编妙计安天下 / 176
- 19.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/ 185
- 20.情场得意，赌场失意 / 199
- 21.薄情郎遭遇霸王花 / 206
- 22.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 / 220
- 23.该出手时就出手 / 232
- 24.女儿不肖娘白头 / 243
- 25.离婚进行曲 / 254
- 26.债务官司 / 271
- 27.不爱书与没文化 / 289
- 28.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 / 294
- 29.飞鸟各投林 / 308

改革开放以来，变化可谓日新月异。

其中有一项变化，叫人爱也不是，恨也不是。没有它不行，有了它又平添许多烦恼，这就是职称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

在全国范围内，忽然冒出了成千上万个职称，凡是吃“大锅饭”的，几乎人人有份。仿佛一觉醒来，我们大家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提高了身价，也提高了地位。

这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！而且现在弄个头衔、称谓什么的也容易多了。

掏点钱注册个公司，那你就是经理、总裁、董事长了。

要想当个作家、诗人也不难，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砖头，就能砸着好几位。

扭扭屁股就是歌星，哭一次、笑一次的就是影星了。

如果你再会点坑蒙拐骗，那就是大腕儿了。

还有什么“天王”、“天后”、“天皇巨星”……

总之，高帽子有的是，随便奉送，包你满意。

然而在众多美称中，尚有一种称谓还没有被用得太多，那就是“大师”。

按照过去的标准，只有在某一领域达到绝顶造诣，并且得到举世公认的人，才会被尊为“大师”。

但这也只是一种传统观念。既然“天王”、“天后”这样肉麻的字眼都叫得出口，“大师”也随便赠送又有何妨？

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，看上去似乎十分开明，其实骨子里仍残存许多旧的观念。所以往往走几步，又停下来，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往前走。

难啊！

关于大师，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。

例如“气功大师”之类，似乎贬义居多。

但也有一种大师是由官方任命，而且获得也不甚费功夫，那就是棋类大师，包括中国象棋大师和国际象棋大师。

只要参加比赛，并且获得一定名次，就可以获得“大师”的称号。

何其容易乃尔？

比如“国家大师”，过去只要获得全国比赛的前六名，即可被任命为“国家大师”。

“国家大师”之上还有“特级大师”，过去规定，凡三年内两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前三名，即可被任命为“特级大师”。

最近有关方面以慈悲为怀，又放宽大师的尺度，规定凡1956年以来获得全国比赛的前16名，即可被任命为“国家大师”。

原来全国只有几位大师，这一下又增加了十几位国家大师，皆大欢喜。

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幸何如之？

其实这种大师制度并非我们自己的“土特产品”，而是西方的“舶来品”。

在欧、美诸国，什么大师、博士、教授之类，不大值钱，就如先

生、小姐一样，可以随便乱叫。

但这对我们未必是一件坏事，我们只需要采取“拿来主义”，即可使人文景观产生更上一层楼的感觉。

笔者要讲的这个王路，是一位中国象棋国家大师。

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，就被称作“大师”，让人别别扭扭。

笔者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。

一副嬉皮笑脸的痞子相，居然跟“大师”两个字联系在一起，这世上还有“王法”吗？

王路本人倒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“大师”二字从不离口。

他倒并没直呼自己为“大师”，但喜欢稍微拐弯抹角提及自己的身份。

比如他爱这么说话：“昨天某某见了我，问道：‘大师，您吃了吗？’”再不就是：“某日，某人向我请教：‘大师，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？’”

上帝，救救我！

关于王路大师的由来，还有一些“英雄”故事。其中有些情节是王路酒后失言，泄露了天机。还有一些情节是他的队友添油加醋，绘声绘色讲的故事。

但据笔者多方考证，倒也并非胡编乱造。

据说有一年全国比赛，王路立誓要拿下“大师”的称号。

人生能有几回搏，此时不搏更待何时？

那一年他发挥得还算可以，有输有赢。

临到还剩最后四轮比赛时，他算了一笔账，发现除非这四轮比赛全部拿下，否则今年的“大师”称号就又泡汤了。

若按真正实力，他所遇的这四位对手，一个也赢不了，能和上一盘就不错，也算他们家祖上积过德，烧过香了。

你说怎么办？

眼看“大师”就要跑了，着急不着急？

幸亏王路这个人还有点小聪明，知道不能把心思全放在棋上，而要在棋外下些功夫。

他先找到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对手，问道：“哥们儿，还有戏没戏了？”

那位说：“还有什么戏？全赢也没戏了。”

王路说：“既然没戏了，干脆让哥们儿一盘，等明年哥们儿也让你一盘。”

那位一听，主意不错，这一让一让的，不都成大师啦！遂说：“小意思，只是明年你别忘了这回事就行！”

王路说：“够哥们儿，没说的！今天晚上哥们儿请客，你说去哪儿吧？”

晚上，王路请客，又把另一位棋手也一块儿捎上。等把他灌醉以后，一通软磨硬泡，求人家让一盘棋，差点没跪在地上。

那一位被逼无奈，只好答应让他一盘。

就这样，王路轻轻松松赢了两盘棋。

另外两盘棋，王路虽然也赢了，但却费了一番周折。其中一位是著名棋手、特级大师，说来还算他的长辈，见面要叫老师，就不好称兄道弟地套交情了。

所以王路去找这位棋手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演戏。

一进门，他先装作一副小学生的模样，垂首侍立，不敢说话。

那位长辈对这位晚辈一向瞧不上眼，嫌他油头滑脑，没个正经，因此没好气地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王路说：“刘老师，学生虽然有点小事，但不敢对您说。”

刘大师说：“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，现在就是让你去当美国总统，你也敢！”

王路说：“当美国总统倒没什么，但我这点事却不好启齿。”

刘大师说：“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不说就走，我正烦呢！”

王路未语先掉泪，哽咽地说：“学生今年再打不上去，也无颜回去见家乡父老，还求老师可怜学生一次。”

刘大师说：“得、得，你先收起这副德行，没听说一句话吗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！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，无非是求我让你一盘。按理说这事也还有限，过去也做过。但只一点，别人可以让，你却不行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王路说：“是啊，为什么呢？”

刘大师说：“让别人，只要装得像一点儿，顶多说我大意了。但你就不同了，再怎么装，人家也知道其中必有猫腻儿。你这种人沾不得，沾上了就连累我一世的清白。”

王路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求您看在师生的情分上，让我一回……”说着两腿一软就跪下去了。

刘大师见他如此可怜，也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，叹息着说：“你要是在棋上多下些功夫，何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。”

王路听这口气，知道有戏，忙说：“您就是我的亲生父母，再生爹娘，来世就是变牛变马，也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！”

刘大师一听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打了好几个冷战，忙说：“我救你，谁救我呀？都什么年月了，还想靠嘴皮子办事？”

王路想想，站起身，从兜里翻出1000块钱，放到刘大师面前，“一点儿小意思，实在拿不出手，您就买杯茶喝吧。”

刘大师说：“你什么意思，想贿赂我吗？”

王路说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是做儿子的一点儿孝心……”

刘大师忙摆手说：“你饶了我好不好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要再说，我非恶心死不可。”

王路嬉皮笑脸说：“那咱们换一种说法……”

刘大师说：“什么也别说了，这钱你先拿回去……”

王路说：“那您是答应了？”

刘大师说：“容我再考虑考虑……”

刘大师的意思是嫌钱太少，但这话他说不出口，心说：“1000 块钱就想买个大师，这大师也太不值钱了！”

原来这刘大师什么都好，就是一样，嗜赌成性。

昨天晚上打麻将，输了几千块钱。这一次来参加全国比赛，他原想“空手套白狼”，赚点盘缠回家，所以带的钱不多。谁知连打几天下来，手气都不好，输得精光，连翻本的钱都没有了。

今天本想借点钱再去赌一把，但他又拉不下脸，不好意思开口。王路来的时候，他正一个人坐在屋里生闷气，心里痒痒得不行，但兜里没钱，怎么好上阵充大款呢？

王路这 1000 块钱虽然少了一点儿，但在他窘迫之时，倒成了救命的稻草，所以这笔交易很快就达成了。

临到与王路比赛的时候，刘大师就装病弃权了。

这也是一种变通的解决办法，因为刘大师若真输一局，便会招致许多闲话，有损他的一世清名。

大师们对自己的声誉还是很看重的。

王路的第四个对手是一位老棋手，已经 50 多岁了。之所以仍在棋坛拼搏，是想争取个好的名次，万一能混个特级大师，这辈子也算没白活。

对他来说，机会已经不多了，所以格外珍惜，你若求他让一盘棋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王路也曾找他做思想工作，诱之以利，动之以情，也许了一些愿，什么生猛海鲜、经济补偿之类，但老家伙丝毫不为所动。

王路没辙了，恨不能雇人杀了他，想了好几回，但最终也没敢付诸行动。

已经成了四分之三，难道就毁在这“四分之一”手里？

王路食不甘味，寝不遑安，竟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乱转。

那几天，王路将这位老棋手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上场比赛时，专盯着他瞧。想象自己的目光就是一把利剑，一剑刺中老家伙的心脏。又祈祷上帝发发慈悲，叫老家伙心肌梗死，猝然倒地……

可上帝是什么人，能听他的吗？

也不知道怎的，后来真给他看出一点破绽。原来这老棋手年纪大了，精力不济，尤其到后半盘，往往一副恹恹欲睡的模样，所以他往往泡一大茶缸浓茶，全靠喝茶提神，否则就坚持不下去了。

王路瞧出了这一点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

要说这小子的为人，正经的一点儿没有，一肚子脏心烂肺，他要算计谁，那真是防不胜防。

等到比赛那天，老棋手果然端着他那大茶缸来了。

他这个大茶缸，从来不刷，里面的茶垢黑乎乎的，足有半寸厚。

人家要是嫌他脏，他还挺不高兴，说：“你懂什么？我这个茶缸已经成了宝，老汤，懂吗？为什么炖肉要用老汤？我这茶缸连茶叶都不用放，倒进白开水，就自然成了茶水，你那杯子行吗？”

话是这么说，但每次比赛时，他都要往大茶缸里加一大把茶叶。也不是什么好茶叶，只是5毛钱一两的“高沫”，取其色黑味苦而已。他讲话了：“我这是宝杯，用得着加好茶叶吗？就是5毛钱的‘高沫’，到我这茶缸里也变成好茶了。什么龙井、毛峰、白毫，就是碧螺春、君山银针也泡不出我这个味儿来。”

王路一见老棋手又泡茶，忙凑趣说：“吴老，您这茶水是不是分我一点儿，也让我领略一下您这宝杯的神奇奥妙。”

吴大师一听这话，心想居然还有知音，浑身的毛孔犹如熨过一样舒坦，不由得满脸是笑，端起大茶缸，往王路的小茶杯里倒了半杯，叫他兑点开水，又告诉他：“我这茶不仅提神醒脑，还包治百病。你看我这么大岁数，还能和你们这些小青年一起拼搏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我这个大茶缸！”

王路说：“早知道您的缸子这么神奇，我就天天来跟您要一杯茶，兴许那几盘棋就不会输，‘大师’也早到手了。”

吴大师说：“我看你的成绩还不错嘛，刚又赢了三盘棋，离‘大师’还有几盘？”

王路说：“就差您这一盘了。”

吴大师说：“我岁数大了，精神头不济，后半盘净出昏着，所以你的机会还是有的。”

王路说：“我要想赢您，恐怕还得10年以后！”

正说着，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，两人止住口谈，又进行“手谈”。

吴大师虽然年纪大了一点儿，但宝刀未老，在布局方面有独到的研究，因此前半盘占尽春色，王路只是苦苦挣扎而已。

但王路也非等闲之辈，尽管处于下风，他左遮右挡，拼死抵御，要想把他一棍子打死也不容易。

毕竟岁数不饶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吴大师精力不济的弱点逐渐显露。中盘时，吴大师接连走了几步不易觉察的缓手，王路抓住了机会，双方几次“邀兑”，形成吴大师“车”、“马”、“炮”，对王路“车”、“双马”的局面。形势朝着和棋的方向发展。

这是双方均不愿接受的结果，因为双方都需要赢下这盘棋。

纹枰上只有你死我活，没有和平共处，妥协、忍让无异于自杀。

吴大师一面苦苦思索，一面不停地抽烟、喝茶。他烟瘾也大，茶瘾也大，明知是慢性自杀，但无可奈何。缺了这两样东西，他就形同废人，什么也做不成了。

王路跑去拎来一壶开水，不时为吴大师的大茶缸续水，还一副毕

恭毕敬的样子，似乎对吴大师和他的茶缸敬若神明。

吴大师只当他是好意，还不时用手指点点桌面，以示谢意。

茶喝多了，又添毛病，一小时竟去了三次厕所。这大约是紧张所致，吴大师虽然久经沙场，此时也不免“尿频”了。

王路等的就是这个“时机”。

吴大师第一次去厕所，旁边坐着一个裁判，王路不好有所行动。

吴大师第二次去厕所，周围有人走动，王路也没敢轻举妄动。

吴大师第三次去厕所，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
当时，稍远处有一对棋手发生了争执，裁判过去调解，周围走动的闲人也都被吸引过去。

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王路迅速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里面是些白色粉末，一股脑儿都倒进吴大师的大茶缸里，再用手指搅和几下，把包装纸又塞回口袋。

干净、利索，全过程不超过5秒。

王路四下溜溜，发现并没人注意他，放下心，点着一支烟，美美抽一口，又跷起二郎腿，嘴里哼起了小调《爱你爱不够》。

吴大师回来后，肚子放空了，又端起大茶缸咕嘟咕嘟牛饮一气，问王路：“你怎么还不认呢？”

王路“哼”了一声，“我倒想认呢！”

吴大师说：“那咱们协议和棋好不好？”

王路说：“忙什么，兴许过一会儿，我还能捡您的‘勺子’呢。”

吴大师说：“只要我这大茶缸在，休想！”

王路说：“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药劲上来了，吴大师只觉两眼发涩，眼皮沉重，头脑像灌了铅，就想躺下眯一会儿。

他拼命地喝茶，谁知越喝越困。处在这种状态下，棋还怎么下？走着、走着，不知怎的竟把自己的一只“炮”送到王路的“马”口上，他还浑然不觉，等王路把他的“炮”提走，他才大惊失色，大叫一声：

“你怎么把我的‘炮’吃了？”

王路笑嘻嘻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旁边的裁判也目瞪口呆，堂堂国家大师，居然犯这样低级的错误，不可思议。

吴大师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脑门上的汗珠也越聚越多，终于汇成几条小河，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冷汗一出，药劲儿就过去了，头脑也清醒了，情绪也平静下来，吴大师凄然一笑说：“认了！”

就这样，王路连过四关，终于赢得了“国家大师”的名衔。

后来，王路的这一段“经历”，曾在本市的媒体上广为传播。

在记者的生花妙笔下，王路被说成英雄人物，他的某些事迹，也成了教育青少年矢志进取的良好教材。

比如关于他获得“大师”的经过，某些文章是这样描述的：“在形势极为不利的紧要关头，王路发扬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向他的对手发起了最后的冲击。结果连连奏捷，以锐不可当之势，战胜了三位国家大师和一位实力不俗的对手。不仅自己获得了国家大师称号，也为本市棋坛争得了荣誉……”

国际象棋大师周文庸一开始追的不是罗珊，而是蒋碧凌。

当时在国家集训队里有一个秘密，蒋碧凌的棋上午臭不可闻，顶风都能臭出40多里地。可到了下午，她的棋突然厉害起来，判若两人，弄得对手往往不知所措，稀里糊涂就败下阵来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后来有人发现，原来是周文庸从中起了作用。每天中午吃完饭，周文庸就钻到蒋碧凌的屋里，帮她复盘，出谋划策，设计一条取胜之道。周文庸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高手，有这样的高人指点，蒋碧凌能不赢棋吗？

输棋的人自然不服气，这算哪一出呢？是跟姓蒋的下，还是跟姓周的下呢？那时的比赛讲究的是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女子比赛里忽然掺和进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而且是顶尖高手，一帮弱女子如何抵挡得住？

虽然明知不公平，但大家也都隐忍不说。为什么不说？原来大家已经看出周文庸在追蒋碧凌，你如果站出来说话，就有破坏好事之嫌，万一人家谈成了，两口子会一块儿恨你，而且会恨一辈子。什么时候想起来，两口子都会说当年谈恋爱的时候，还有个小丑拨乱其间，不